

为何应是“喜龙仁”？——兼谈近代来华人士的汉名

叶公平

一份民国十八年八月十日的内政部指令中称其为“瑞典人喜龙仁”。内政部指令这种政府文件上把近代来华外国人汉名弄错的几率很小。据此推断，“喜龙仁”至少是得到 Osvald Sirén 认可的并且在与其与当时的民国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使用的很正规的汉名。

喜龙仁与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

喜龙仁卒于 1966 年，而中国的著作权法规定在

作者去世五十年后其著作版权不再受保护，因此从 2016 年开始，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喜龙仁的著作中文译本，特别是他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近年来出了很多中译本。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他那本被广泛用作西方大学中国艺术史入门标准教科书的

《中国艺术》一书中列为参考书的《中国园林》也首度在 2017 年出版中文版。

虽然曾经给喜龙仁担任过三个月研究助手的高居翰对喜龙仁颇有微词，高居翰在其佛利尔奖章受奖演说中称喜龙仁不是他的英雄，并且说喜龙仁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往往不够深

入。但是喜欢与高居翰争论的班宗华对喜龙仁评价极高。

喜龙仁从 1920 年代起就已经把中国艺术史研究当做一种全球性的活动，经常奔波于欧洲、北美、东亚，几乎遍览当时欧洲、北美和东亚所有重要的公私中国艺术品收藏，并精心拍摄图片。真可谓“上穷碧落

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而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全身心投入地研究中国艺术。喜龙仁也充分利用他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四十岁左右才开始研究中国艺术，中文虽

（下转 8 版）➔

➔（上接 6 版）

下潇湘去？

叶先生举此为第三期之代表作，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形象，表现他内心之中一切的理想和志意破灭的感觉”。“我察考过郴江和郴山的关系，郴江发源于郴山，而它的下游果然是流到潇湘水中去的。少游说郴江从郴山发源，就应该永远留在郴山，它为什么要流到潇湘的水中去呢？这是无理的提问。这使我想到《天问》，对天地宇宙提出一系列问题。那是对于天地的一个终始的究诂，正是那生活遭遇到极大忧患挫折苦难的人，才会对天地之间的不平发出这样的究诂。所以，秦少游说郴江就应该留在郴山。有这样美好志意的人，应该成就他美好的志意。我们为什么不能挽回那水的东流呢？为什么不能使美好的东西永远留下来呢？”

回顾《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1924 年 7 月出生于北京书香世家的叶先生，也曾有过“没有破国亡家之痛，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纤细幽微的诗人的感觉”的少年时代，其时“即写有咏荷之作。对于荷之出泥不染、中通外直之美质，尤为爱赏”。然而考入中学后，未几就发生了“七七事变”；1948 年国民党败退前夕结婚，后迁台，遭白色恐怖之厄；1969 年落足温哥华后，又发生“长女言言与女婿宗永廷在一次外出旅游途中竟然发生了车祸”的绝大不幸。在讲秦观生命历程中具

里程碑意义之词作时，叶先生或不无自况？她叹道：“‘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是非常沉痛的两句词，是非常好的两句词。”

幸而二十年之后，先生踏出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沉痛之境，这座右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让我联想到《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所言：“我所盼望的是我们仍都能保有当年那一份充满了理想和期待的纯真的本心”，“一切都很轻柔，花片落下来在空中飞舞，像我的梦境一样轻柔地飞扬。”这卷轴初初入眼时，轻柔空灵；再赏回味，更兼无乖温润，正是先生境界使然吧。

“景老师有时写一些诗，你也跟着写吗”

没有猜对“谢琰”的我，想安慰“跟我一般年纪的可能只剩我一个”的先生，绕着圈子说：“先生，我上半年见过汪德迈先生。”

“汪德迈？我记得有一位魏德迈？”

“汪德迈先生是法国汉学家，他也九十多岁了。”碧妍补充道。

“法兰西啊，法兰西我不认识。哦，我认识一位侯思孟。”“Holzman。”先生用英文强调了一下。

“听景老师说当年读过侯思孟的书，好像就是您寄给她的。”我说。

“是，当年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指导景老师。我给她寄了资料，包括我的演讲音频。”

“是的，我上一次来先生家，就是来取先生的音频。”

“是，那时你们帮我做了校对。但音频是景老师都有的，她读书时我寄给她的，都是一样的音频。其实不用取。”

然后她转问碧妍：“你是中西书局的，那书局是中文的书和西文的书都出？”碧妍博士赶紧解释，“中西主要取中西方文化结合的意思”。

“哦哦，明白了。”先生又回头问我，“那你做什么工作？”

“我跟景老师时，她指导我做中华书局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工作。”

“那现在你自己呢？”

“我现在中文系任教，去年出版了一本书《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里面引用到先生研究杜甫七律的成果。”

“是，讲杜甫律诗。”

“我本来带了书想向先生汇报。但因为之前您说没时间，我就把书送给会上朋友了，只能等回去后再寄……”

看我认真得紧张，先生微笑起来：“不急，回去再寄。你们这次来开会，是什么会？”

“是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古的知识与社会’。”

“‘知识与社会’？”先生复述确定了一下，“我现在



叶先生打手势确认“中西书局”的“中西”是取中西文化结合的意思。

耳朵不好使了”。转而说：“你这次让汪梦川来联系，你跟汪梦川认识吗？”

“是的先生。我上次来，是您让汪梦川带着我去吃饭的。您给他钱，当时还有您另一位学生一起，我们三个人还边吃边感谢先生给我们改善伙食呢。”

先生对请吃饭的事全不记得了，又问：“那今天汪梦川怎么不跟你来？”

“我昨天问他了，他说得带孩子。”

“他的夫人今天上课吗？”
“哦，我不太清楚。”

“那，你是景老师的学生。景老师有时写一些诗，你也跟着写吗？”

不写诗的我一下子窘迫至极，心虚地说：“我这不行，最多必要时跟人和一下。”想到帮先生整理《阮籍〈咏怀诗〉》音频的每位同学都获得过先生签赠的《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叶嘉莹卷》，她是鼓励年轻人写诗的。我的回答又不及格了。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